

女
• 中国当代小说作家丛书
匪

王保民 主编·孙方友 著

广西民族出版社

中国当代小小说作家丛书

女 匪

孙方友 著

广西民族出版社

中国当代小小说作家丛书

女 匪

孙方友 著

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
(南宁市民族大道东段) 广西地质印刷厂印刷

字数: 75 千 开本: 787×960 1/32 印张: 4.25

印数: 1—16,200 册

1991 年 4 月第 1 版 199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蓝芝同 封面设计: 张文昕

总策划: 冯 艺 技术设计: 蓝剑风

ISBN 7-5363-1170-2/I·251 定价: 1.50 元

点亮这些星星

(代序)

冯骥才

近来，我应约为两本小小说选本写序。一本是大陆出版，另一本是香港出版，因之得以纵观当今小小说之全貌。突出的感受是佳作虽多，名家颇少。不象中短篇小说，名家大家，密如仲夏夜天上的繁星。作家皆因作品而得名，但这些写出佳作力作的小小说作家，因何“隐姓埋名”，未得应得的注目？是由于小小说作家都是散兵游勇，作品也是偶有所获，尚没有专事小小说的作家？

看过王保民同志送来即将出版的《中国当代小小说作家丛书》书稿，方知文坛已拥有一批

有志于小小说的作家，有的已写出一二百篇，更有佳作连篇者。由此，不能不认定，小小说作家的冷落，乃是一种对小小说的轻视和偏见使然。

十年来的文学热，与十年的社会变革密切相关。人们关心与切身相关的现实，自然向文学寻求思想去洞悉纷纭变幻的生活。文学的魅力，也是由生活的魅力转换来的。社会变革的深广发展，馈赠给文学愈来愈多的信息，引发作家大脑思维转速也愈来愈快，愈紧张。一时来不及艺术的升华和提炼，只是把生活原料稍稍做些加工处理就硬装到作品中去。文学象塞得满满的大袋子，以致无法承受这样繁复的社会内涵和思考内容。因故，从十年文学体裁的变化上看，便是从短篇到中篇，再到大信息量的全景式报告文学成为热门，自然也就小看以精短见长的轻型的小小说了。

然而，小小说并非一孔之见，零敲碎打，茶余饭后，填空补白，灵机一动而偶然为之，正是因其精短，它就要靠着作家对生活尖锐的发现，灵巧的捕捉，独特而富于创造性的表达；靠着四两拨千斤，一言九鼎，咫尺万里的艺术功力；靠着篇幅之内的高度浓缩和篇幅之外无尽无休的伸延；靠着减法而不是加法，乘法而不是除法。轻浅和单薄只是劣等小小说的弊病，丰厚和隽永才是优秀小小说的特征，也是小小说的艺术追求。任何艺术样式与任何生命一样，都是一个无穷的奥秘，既可以无穷的

创造，也可无穷的探求。长篇小说大师曹雪芹和小小说大师蒲松龄在文学史上缺一不可，并有着同等的份量。我们有理由向小小说呼唤精品，没有理由轻看了小小说这一文学体裁。然而，呼唤不如提倡、帮助和推动。

中州自古为文化沃地，近年一些有识之士，亟力振兴小小说。不单有专刊小小说刊物，更有选刊，影响广及全国，远及海外。还一次次举办小小说评奖及座谈活动，着意将小小说由冰潭推入热潮。我从渤海之滨远望中州，那浩阔绿野似乎飘着一面小小说的旗帜。此间又編集一卷《中国当代小小说作家丛书》，将一批卓有成就的小小说作家庄重推出，这是更进一步的繁荣小小说的主动做法。由此使我们再不会因无知而感到小小说的天地空渺无人。这些被推出的作家还将让世人认识到他们的才气，风格，成就，以及对这一文学样式的可尊敬的忠诚。

任何事业的兴盛，一半功劳应记在它的倡导者的身上。就象天宇上的星星依靠阳光来点亮。

1990年8月于天津

半路出家，难得真谛

故里有一老叟，虽不知文墨，但脑瓜极灵，满腹的俚俗和掌故。闲来无事，我常与他“喷”，可谓受益匪浅。那老叟知我舞文弄墨，常教导我说：天下文章八大编，就看你会编不会编！

这句老话，早已被人所不齿。而我从文十载，却以此为“座右铭”的。每每细想，余味无穷。话不多，却也一语道破文章之能事。文章者，或静或闹或玄，或静中取闹或闹中取静，或情绪或感觉，均离不开“编”的功夫。“编”得静，显出雅，足能说出“自然流动”之壮语打动文人骚

客；“编”得闹，亦能步入田间地头号称“为人民群众”；“编”得玄，更可说成“语言是思维”的探索之作，中不中先吓你一家伙！至于雅俗共赏的名篇巨著，更算是吃荆条屑箩头，编的能了！这是乡间骂玩话。在这句话里作家皆成了驴子，“吃”了“荆条”在肚里“编”，使人视而不见。由此联想起黑格尔的“黑匣子”，颇有异曲同工之妙。这话不知在乡间流传了多少年，如若有人早早摆治一番，“黑匣子”之说大概要变成中国籍了。

我理论素养低，只能用这等土玩艺儿武装自己。有人说：“你要尽量站住自己的脚跟，保持你自身的独特性，不要让你所敬佩的大师和文学潮流冲刷你的东西。你若在当今文坛风云变幻潮流席卷下保持了你自已，那就是胜利！”这话，咱服！还有人说：“选材一定要选那种被别人忽略遗忘的东西，这叫逆向游泳。”这话，咱更服！我开始用笔记体写小小说的时候，基本上是这样做的，而且做得非常老实和虔诚。小小说虽小，但五脏俱全。一千多字里，若想写出点儿使人不能忘怀的东西，着实不易。一篇《女匪》，我曾三易其稿，不该退却的地方我丝毫不退却，行话叫“挤得净”——文章挤净了方可见出庐山真面目。

洋人 W·C·布斯说：“小说不是讲述，而是展示，展示！”展示什么？各有各的感悟。但展示离不开“场地”，也就是所谓的“特定环境”。在这特定场

地里，要冷酷地把自己的人物往生存绝路上推，让情节致于死地而后生，推向悲剧的高峰，让读者感觉到被毁灭的颤栗和深沉的悲怆！

这，确实离不开“编”的功力，更离不开丰富的生活积累。

写小小说，我属半路出家。在同辈人中，我的生活积累不算太薄，但我唯缺“编”的才能。而且“半路出家，难得真谛。”好在我仍在不懈的追求，路虽漫漫，总算没止步。

有朋友问我：“你怎么爱上了小小说？”当时我竟无言答对，好一时才说：“小小说也是小说嘛！”

回答得很欠力度。

我至今说不清陈佩斯演了什么电影，但对他的小品我可以如数家珍！

“为什么陈佩斯演小品成了著名演员？”若当时用这话回答朋友该有多铿锵！可惜，没有了那种“特定环境”！

为此，我一直耿耿于怀。

目 录

点亮这些星星	冯骥才(1)
半路出家,难得真谛	(4)
捉鳖大王	(1)
瘫 匪	(5)
帝王星	(8)
无 辜	(12)
帅 痞	(15)
女 匪	(20)
追 魂	(24)
曹记酱菜店	(27)
花 船	(31)
蚊 刑	(33)
古 扇	(37)
邮 差	(41)
剃头佬儿	(45)
镇西渡口	(48)

泥人王	(51)
女保镖	(57)
举人坟	(61)
崔先生	(64)
倭瓜和元宝	(67)
水老鸱	(70)
神 断	(73)
乞 哥	(79)
玉 镯	(83)
价 值	(87)
胖大姐	(90)
酒 仙	(93)
老 姬	(99)
弥 补	(102)
神秘的空房	(107)
古 树	(112)
无言的花环	(115)
礼 遇	(120)
编后记	王保民(123)

捉鳖大王

陈州多湖，湖内多鳖，屡捉不尽，便造就出一批捉鳖能手。刘二就是远近闻名的捉鳖大王。

世间凡事称王者，必有绝技。刘二捉鳖，一是眼真，二是手准。他先把自己变成了一只“鳖”，知其行，懂其道，手到擒来，可谓神奇之极。

鳖，食居有规律。夏天浅水滩，冬天暖水窝。夏天头仰起，秋季头朝里。刘二能按照不同的季节寻找出那仅露一点儿的鳖头或鳖鼻——冬春二季寻鳖鼻，夏秋之际找鳖头。有人说他能闻出鳖味儿来，相传有所失真。但无论冬夏春秋，皆逃不脱他的火眼金睛这一点儿无疑。鳖还有向阳向绿之脾性，更有“两不卧”之习——不卧污泥窝，不卧石头窝，一般爱卧在清水浅沙处和多螺蛳的绿色水草下。一看便准，刘二就慑手慑脚，出手如箭，一举之劳，鳖便成了瓮中之鳖。

刘二能日捉几十只，自然称得起“王”。

鳖称团鱼，又叫甲鱼，味鲜美，能壮阳延寿。吃鳖吃鲜，死鳖吃不得。尤其被蚊虫叮死的更不可食。因而有捉鳖难放鳖更难之说。刘二家特备养鳖池，池内有浅沙，捉了便放进去，冬夏皆有鲜货。

刘二不但卖鲜团鱼，也出售团鱼汤。刘氏团鱼汤，肉色鲜活，味美别致，堪称陈州一绝。刘氏团鱼汤不在街上出门面，更不挂招牌，只在家中做。若有人前来定汤，他便到鳖池内捉出一只，用草戏出鳖头，一刀剁了，放入热水中，褪去鳖衣，掀开鳖甲，取出五脏，只留苦胆。刀解数块后，把胆汁搗进肉里，然后爆炒。等五味“吃”进肉里，方添水烧汤，顿时满屋异香。

据传鳖之最贵处便是这股异香和鳖裙，因而刘家人皆长寿。

大凡来陈州的官员或贵客，除去品尝蒲根儿外，更不忘喝一顿刘氏团鱼汤。每每酒过三巡，刘二便按时送来了鲜汤。客人盛情不过，敬酒三个。刘二也不客气，一气喝干，双手抱拳晃一周说：“见笑！”然后便端起托盘出门，并不急走，直等满棚赞誉声起，方心满意足回家忙活。

刘氏生意极红火。

这一年，陈州沦陷。一日本大佐听说刘二汤绝，便派人命令其日送一汤。刘二应下，做了，端汤直送宪兵队部。那大佐正在院里纵使狼狗撕一个女人的衣服，那女人惧怕地惊叫着。大佐哈哈大

笑，双目放出淫光，直盯那女人雪白的奶子……刘二面色苍白，双腿禁不住地打颤，鳖汤溢了一托盘。

日本大佐见刘二送汤来了，便止了狼狗，放刘二进了他的卧室。刘二余惊未消地放了汤，正欲回走，突然被大佐喝住。那大佐的鹰眸时而盯汤，时而盯着刘二那苍白的脸，突然冷笑一声，命人从食堂内端出两只碗，把鳖汤一分为二，指着其中的一碗命令刘二道：“你的，先喝！”

刘二擦了一把被吓出的汗水，端汤先喝了。好一时，大佐方喝，喝毕，伸出拇指对刘二说：“汤的大大的好！你的良民大大的！”

刘二如万针刺心。

即日起，刘二每天皆来送汤，照例是一分为二，他先喝，大佐后喝。

大佐喝过鳖汤，精力旺盛，杀人作乐，强奸妇女，无恶不做。

街人大骂刘二，说他用鳖汤养肥了一只狼。这只狼杀人成性，南京大屠杀时曾砍卷刃三把柳叶刀。刘二对狼如此孝敬，可见是一条没有血性的叭儿狗！

此后，再没人去刘家订汤。

刘二有苦难诉，仍得垂着眼皮去送汤，每日一次，从不敢怠慢。

这一天，刘二照例前来送汤，大佐照例一分为

二，刘二先喝，大佐后喝。没想半夜时分，大佐七窍流血，一命呜呼。宪兵队第二天才发现大佐身亡，便火速捉拿刘二。谁知到了刘家，刘二也早已七窍流血，命丧九泉了……

据陈州人说，刘二为寻这种慢性剧毒药，曾送人二十只大团鱼。

瘫 匪

民国三十一年，日环食。天狗吞日过后，遭大旱。百天不雨，秋粮绝收。人们吃树皮，啃麦苗，面黄腹肿，为保命，便四处逃荒，流离他乡。

陈州南有一张庄，庄内有一瘫子，双腿残废，爬行。孤独一人，无亲无故。村民四散，他也要不到饭。为糊口，便开始当匪。每天落黑时分，他艰难地爬到村头路旁，用红绫包了扫帚头儿当手枪，身边又备一本棍。若有人来，便远远地高喝：“把东西放下！”见被劫人迟疑，他又呵斥：“快一点儿！等我站起来可没有你的好处！想你家中定有妻子老小，不忍害你一条性命，快走吧！”

被劫的人听出这是一名好心匪，又见他“手枪”直晃，生怕射出子弹，便乖乖地放了东西，悄然溜走。

于是，瘫匪得了不少细软和钱财。

有一天，瘫匪又干勾当，直等到午夜时分，未见来“客”。他正欲爬回，忽见远处来了一团黑影。

定睛一瞧，来人头戴礼帽，身着长衫。瘫匪心中暗喜，陡然长了精神。没等那人走至三岔路口，他便耐不住大声呵斥：“来人快把行物放下，要不我就开枪啦！”

那人只顾匆匆赶路，听到这声喝，吓得倒退一步，抬头见不远处果真有一团黑影，知道遇上了截路匪，不由心惊胆寒，双腿发抖。为保性命，惶惶放了东西，惊惧而逃。

瘫匪见那人走了，便爬过去，取过包袱，打开一看，满是银元，不由窃喜。没想一抬头，见那黑影又走了过来，他惊慌失措，连连地喊：“别过来！我若站起来就没你的命了！”

那黑影径直走来。

原来被劫者是一个狡猾的商人，他在漯河做生意发了财，兵慌马乱，白天不敢带钱回乡，单等夜深急行。他要瞅“夜无行人”的空当，突破土匪截路的常规。一路无事，他正为此侥幸，没想在此碰上了这冤家。他舍不得钱财，并未走远，一直躲在暗处窥视，见那匪一直不站立，心中起疑，便冒死前来探虚实。

瘫匪瞪暴了双目，望着直奔而来的黑影，声嘶力竭：“站住！再往前走我就打死你！”说着，操起红绫包枪大幅度地摇晃。“想你家中定有妻子老小，原想留你一条性命，没想竟如此不识好歹！”

那人果真止了脚步，踌躇。心想：这可能是一